

传统自然神学与英国自然神论

柳博赞

内容提要 : 本文列举了传统自然神学与英国自然神论两种不同的神学流派, 以及历史上对英国自然神论做出的反思。传统自然神学并不将上帝的存在视为需要证明的对象, 而是隐含的前设; 而英国自然神论却要在毫无前设的条件下, 从自然界的实存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对此, 怀疑论哲学家和视基督教为天启宗教的神学家对其做出了批评, 认为上帝存在应当是论证的前提而不是论证的目的, 而且在无前设的情况下从自然界去推导上帝的属性是徒劳的, 不可能使人仅仅通过自然而理解基督教的上帝。

关键词 : 自然神学 传统 英国 反思

作者简介 : 柳博赞, 北京大学英文系 2007 级博士研究生。

一、传统自然神学

对于基督教的传统自然神学家来说, 上帝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前提出发, 从自然界的实在中, 我们可以获知上帝的能力, 甚至上帝的属性。这是因为, 在这些神学家看来, 上帝创造世界有他的目的, 这目的是万物尤其是人类的福祉。上帝既然以自己的全能和全善创造了世界并且始终护佑之, 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中, 人类对第一因的探寻就能够最终指向至高者上帝本身。

使徒保罗明确地指出, 人类在自然界中能够看到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的能力: “自从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1:20) 而这节经文也就成为了自然神学最有力的经文证据。在保罗以降的基督教神学之中, “上帝在其创造的宇宙之中彰显了他的能力与本质”就成为了一条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公理。

奥古斯丁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在他看来, 从自然界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和良善, 而且我们完全可以用类比的方式来理解, 因为上帝将自己的形象赐给了人类: “上帝从不会不以智慧造物; 即使是手艺人也不会这样做。”¹ 在奥古斯丁眼中, 只有伟大和良善的上帝才能创造如此美好的世界, 而这世界又以自己的美好证明了上帝的良善, 因此人类从对世界的认识可以上升到对上帝的认识: “即使先知静默不语, 世界本身, 因其变化和运动之完美的轨迹, 因其一切可见之物的美好, 也会以自己为见证, 宣告自己乃是受造之物, 创造它的唯有上帝, 上帝伟大与美丽是口所不能述、眼所不能及的。”²

将设计论的自然神学系统化的是天主教神学家、“天使博士”阿奎那。他在《神学大全》中提出了五种方式来论述上帝存在, 称之为“五条道路”(Quinque viae): 第一推动者的论证、充足第一因的论证、可能性和必然性的论证、形容词最高级的论证、对世界统管的论证。其中与自然神学最为紧密相关的是第五条道路“对世界统管的论证”, 也被称为“目的论论证”:

第五条道路是从上帝对世界的统管得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智能的物体, 比如自然界的事物, 都出于一个目的而运动: 这一点很明显, 因为它们都是以同样或近乎同样的方式运动的,

1 Augustine, *City of God*. 11.10. Trans. Marcus Dods. Ed. Phillip Schaff, New York: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p. 211.

2 Ibid., 11.4. p. 207.

以获得最好的效果。因此，它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显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于设计。凡是缺乏智性的事物，就不能朝向某一目的而运动，除非是在具备知识和智能的存在的引导之下，就像弓箭手射箭中的一样。因此，有一个有智能的存在引导着所有自然界的事物朝向它们的目的，我们称这一存在为上帝。¹

阿奎那在这一章开头引用了《出埃及记》3:14“我是自有永有的”，然后才进行“五条道路”的论述。对于阿奎那来说，上帝存在已经是一个预设了，这五条道路是辅助性的说明，而不是自足的对上帝存在的证明。

二、英国自然神论

英国自然神论的兴起是和英国宗教改革直接相关的。按照当代著名生物哲学家迈克尔·鲁斯（Michael Ruse）的观点，在英国圣公会脱离罗马天主教后，作为圣公会最高首领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Queen Elizabeth I 1533 ~ 1603）走的是“中道”宗教路线：同时压制天主教和清教，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伊丽莎白一世对天主教的打击是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在1588年海战中征服西班牙无敌舰队。伊丽莎白一世对清教徒的打击是在神学层面，在她任内期间，圣公会神学家通过提倡自然神学，高举“理性”和“自然界证据”这两个有《圣经》支持的信仰支柱，贬低清教徒“唯独《圣经》”和“个人得救”的看法。²

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以圣公会为代表的官方对天主教神学和传统的打击在于去除“迷信”的成分，其中包括对圣事的改革以及摒弃一些所谓的“圣迹”，而理性和对自然律的认知就成了打破迷信的首要之选。但是，此后的英国内战使理性主义不再服从于宗教；理性主义使自然神论甚至无神论抬头，对三一论基督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此，当代著名教会史学家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认为，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自然神论在英国全面兴起；这不是出于教义的需要，而是出于护教的需要。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使人们开始质疑《圣经》叙事，因此神学家要以自然科学来维护基督教的真实性。此外，在英国内战和共和国时期，无神论思想广为传播；因此，在王朝复辟后，圣公会的宗教权威需要重新确立起来，自上而下地将英国凝聚在一起，而理性以及借助理性对自然之秩序的认知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强于被宗教争端弄得难以辨明的细微教义以及对《圣经》的诠释。³

从伊丽莎白时代到斯图亚特时代（the Stuart Age 1690 ~ 1745），专业神学家以及兼为神学家的科学家高举理性，试图在自然中看到秩序，从秩序看到设计，从设计看到设计者，即上帝。也就是说，这些英国自然神论者与阿奎那“第五条道路”的思路并不一样。阿奎那是在上帝存在的前提下，从自然界寻找上帝留下的印记，以此来论述——而不是证明——上帝的存在。与之相反，英国自然神学家认为他们不需要任何前提，从自然界的事物就可以看到乃至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且还要进一步探知上帝的属性。

在这个意义上，无前提式的英国自然神论始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 ~ 1626）的“双书论”。培根将自然界视为基督教信仰的开端，对上帝的理解始于而且只能始于对自然界的认识；之后才能够去理解《圣经》的真意。《圣经》使人的信仰深化，不仅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上帝是谁，还可以看

1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trans. the Fathers of the Dominican Province, New York, Cincinnati and Chicago: Benziger Brothers, 1947, First part, question 2, third article. p.16.

2 Michael Ruse, *Darwin and Design: Does Evolution Have a Purpo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6.

3 Alister E. McGrath, *Darwinism and the Divine: Evolutionary Thought and Natural Theology*,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1, p.52.

到上帝对人类的期待。普遍启示在前，是所有时代、所有地方、所有的人都可以领悟的；特殊启示在后，是特定时代、特定地方、特定的人能够领悟的；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是循序渐进，缺一不可：“第一本书是《圣经》，揭示了上帝的旨意。第二本书是受造之物，体现了上帝的能力。后者是前者的钥匙。”¹

培根的“双书论”对英国的神学思想影响很大。在他之后，这种无前提的设计论论证得到了进一步发扬。英国神职人员、博物学家雷伊（John Ray 1628 ~ 1705）便视自然为上帝存在的铁证：“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没有哪个证明比这个更有道理、更有说服力：天地之结构极为庄严，从创造到建构，从秩序到性质，以至于其中各部分和组织的目的和用途，都展现了令人仰慕的技艺和智慧。”²

雷伊撰写了一本有名的自然神论著作，叫做《上帝的智慧》（*The Wisdom of God*）。在这本书中，雷伊认为，我们可以不借助任何特殊启示或前设，就能够藉着自然界而证明上帝的存在。到了19世纪初，自然神论者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 1743 ~ 1805）以同样的思路和更新、更丰富的材料，写出了影响极其深远的《自然神学》一书，可以被视为《上帝在受造万物中展示的智慧》的升级版。佩利在这本书第一章开篇处就将自然界和怀表做了类比，说如果发现地上有一块怀表，就必然意识到其精密结构必然出于某一设计者；同样，自然界以其完美的协调性表明必然有一创造者，即上帝。³

佩利在纽文提特的基础上，结合了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对“设计”的理解，进一步阐释了简单结构与复杂结构的差异，并将怀表这一复杂结构与自然界本身做出类比，指出无论是上帝的设计，还是人类的设计，其本质在于复杂性。既然自然界和自然界中生物的结构非常复杂，那么就必然有一个设计者。用今天的“智能设计论”信奉者的话说，就是“不可化约的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在佩利的眼中，怀表类比这一论证是完全有效的，其结论无可辩驳。佩利总结道：“总而言之，哲学即使不情愿地做出许多努力，最终还是必然诉诸于上帝。设计的印记太明显了，无法回避。设计必然有设计者。设计者必然有位格。这有位格的存在就是上帝。”⁴

在佩利之后，英国自然神论的最后一个典范就是“桥水论集”（*The Bridgewater Treatises*）。第八世桥水伯爵（Francis Henry Egerton, 8th Earl of Bridgewater 1756 ~ 1829）在遗嘱中指定，以八千英镑的资金来组织学者编写8卷书，主旨是“论述受造之物中体现出来上帝的能力、智慧和良善”。“桥水论集”是英国自然神论最后一次集中的论述。8位科学家兼神学家按照培根“双书论”的原则和佩利的设计论思路，试图以最新的科学数据来支持自然神学的命题，在自然之所是中看到上帝之所是，包括上帝的道德属性，以及上帝对人类的计划和安排。我们略举休厄尔（William Whewell 1794 ~ 1866）的一例。他认为，连人类的睡眠时间也是出于上帝的美意：人类每过二十四小时就会在同一个时间进行“主要的休憩”（principal rest）。对于人类来说，这样是对健康最为有利的；而这周期恰好和地球的自转周期相同，可见良善的上帝设计了对人类最好的环境以及生活方式。⁵

在我们现在看来，英国自然神论坚持的目的论有时似乎到了荒谬地步，但是在那个宗教和科学尚未完全分离的年代，自然论确实常常是自然科学的指导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三、对英国自然神论的反思

按照英国自然神论的立场，我们不需要“上帝存在”的前提，就能够获知上帝存在的事实。持

1 Francis Bacon, 1605. ed. Joseph Devey, New York: P.F. Collier and Son, 1901, pp. 93-94.

2 John Ray, *The 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Creation*, 5th ed, London: Samuel Smith, 1709, pp. 32-33.

3 See William Paley, *Natural Theology, or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Collected from the Appearances of Nature*. 1802. Eds. Matthew D. Eddy and David Kn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6, p.7.

4 Ibid., p.7, 27, 229.

5 William Whewell, *Astronomy and General Physic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Natural Theology*,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1833, p. 39.

怀疑主义态度的哲学家倾向于以理性来反对这种推导。苏格兰经验论哲学家休谟 (David Hume 1711 ~ 1776) 就是一例。在他看来, 我们无法从自然界存在物中推出上帝的存在或属性。我们居住的世界是独特的, 世界的起源和发展是不可重复的, 因此我们无法通过经验认识到世界的本源。如果有人说从世界存在的事实必然推出上帝存在的结论,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假设世界自动生发, 有如卷心菜? 或者, 创造者是一个笨拙的工匠, 得不断地修修补补, 这世界才能勉强合用? 再或者, 众神制造了一系列世界, 而我们居住的不过是其中一个? ¹ 即使以“神人同性”的思路说上帝存在, 我们岂可按照人类的美德去描述上帝, 说上帝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公正、仁爱、怜悯和正直? ² 在道德层面仍然存在疑问、仍然不确定的情况下去建立上帝的自然属性, 又有什么意义呢? ³ 看看人的生命, 看看人生活的环境, 怎么可能看到什么无限的能力、无限的智慧、无限的仁爱? 将这些道德属性归给上帝, 只怕是牵强到了极点, 只有用信仰的眼睛才能看得到。⁴ 人类的技术和设计体现的更多是人类的能力, 而不是人类的仁爱与正义。实际上, 人类的仁爱与正义的品质要远远低于人类的技术能力; 如果拿人类之于手工器物 and 上帝之于自然界作类比的话, 从自然界也未必能够看到被归于上帝的完美、正直等道德属性。⁵

休谟是一位唯理论哲学家。后来, 德国哲学家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 ~ 1804) 被他的观点从独断论迷梦中惊醒之后, 也思考了自然神论的问题。康德意识到, 休谟对自然神论的批评, 揭示出了英国自然神论的一个症结所在, 即自然神论者放弃了上帝存在的前设, 将这个本应是前设的命题变成了需要证明的结论。结果, 这种自然神论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无异于同义重复: “如果我们将上帝的概念带入自然科学, 来解释自然的终极原因, 然后又转过来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 那么自然科学和神学就都失去了实质意义。”⁶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1790) 中区分了两种原因: 作用因 (*nexus effectivus*) 和目的因 (*nexus finalis*)。如果有人在自然神论的问题上混淆了这两种原因, 先是预设了目的因, 说上帝创造世界有其目的, 又以目的论的方式描述本来应以作用因描述的世界, 声称世界的实在指向上帝本身, 以此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其结果就是上面引文所述, 自然科学和神学都失去了实质意义。康德认为, 上帝是前设, 我们无法只靠理性去证明或者理解这个前设。我们只能将上帝之有目的的创造视为上帝存在的推论, 而不是探知上帝属性的基础和出发点: “除非我们将众多自然事物的内在可能性以及普遍意义上的整个世界都视为是一个有智慧的原因——简而言之, 即上帝——的产物, 我们就无法去思考那终极者或使自己有所领悟。终极者必须被视为基础, 甚至是我们认识众多自然事物的内在可能性的基础。”⁷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思想家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 ~ 1834) 曾经在德国居住了2年, 其间学习了康德哲学。在柯勒律治看来, 凡是宗教, 必有天启; 抛弃天启而从自然界来推知上帝的存在是殊无可能。上帝是自然神学的前设, 而不应是被证明的对象: “首先要预设上帝的存在, 然后才能表明物质的受造之物是如何的和谐和美好。但是, 如果直接以这种进路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就纯粹是循环论证和自我欺骗。”⁸

1 See David Hume,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5:7-8. ed. Dorothy Cole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3-44.

2 Ibid., 10:24. p.73.

3 Ibid., 10:28. p.74.

4 Ibid., 10:36. p.77.

5 Ibid., 12:8. p.94.

6 Immanuel Kant, *The Critique of Teleological Judgment*. Trans. J. C. Mered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90]1928, p.31.

7 Ibid., p.53.

8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fessions of an Enquiring Spirit*, ed. H. St. J. Hart,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56, p.79.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影响非常深远的佩利自然神论。但是，却有一位重量级的神学家并不买佩利的账。这个人就是牛津运动主要领导人，后来改宗天主教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 ~ 1890）。1852年，纽曼枢机在都柏林做了一系列讲座，为筹办天主教大学作预备。讲座的主题是“论大学的理念”，后来集结成书。纽曼在讲座中抨击自然神论是“虚假的福音”，“自然神论不是基督教，没有讲出关于真正的基督教的一个字。”而且，如果披着科学外衣的自然神论大行其道，“它就会成为基督教的敌人。”¹

纽曼语出惊人，但不是没有依据。纽曼一直对英国自然神论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英国自然神论者已经将《圣经》启示的宗教替换成了自然宗教。本来是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并存的宗教，却少了一半；这样的半个真理无异于虚妄。自然神论表现了上帝的正义，却遮蔽了上帝的怜悯；表现了上帝的超越性，却遮蔽了上帝的特殊护佑。纽曼说，在英国自然神论所描述的上帝属性中，经常看到上帝的能力，却很少看到上帝的良善。基督教的上帝是圣洁、全能、公义、怜悯和信实的，但自然神论只是非常间接地暗示了这些属性。至于责任、良知以及终末的死亡、审判、天堂、地狱，自然神论是完全不涉及的。英国自然神论描绘了一个有能力、有智慧和良善的上帝，但是这个上帝和泛神论的上帝没有什么区别。纽曼甚至指名“培根学派”误入歧途，站到了反基督教的一方。²

纽曼认为，上帝是信仰的前设而不是论证的对象。如果没有这个前设，那么从自然界中看到设计，再从设计推论上帝的做法是违背基督教信仰的，推论出来的也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属性是远远超过自然神论所能论证的。《圣经》这本书是“自然”这本书的前传，二者是上下册，不能分离，也不能过分强调下册，否则关于下册的论述就无法与上册一致，违背了上册提出的宗旨：“我从未坚持过设计论的论证……四十年来我一直无法看到这个论证的逻辑说服力在哪里。我之所以相信设计，是因为我相信上帝；不是因为我看到设计，所以我相信上帝。设计教给我能力、技巧和良善，却没有教给我圣洁、怜悯和未来的审判，但这三者却是宗教的精髓。”³

英国自然神论日后受到了自然科学的沉重打击，其设计论论证被达尔文主义之无设计性的自然选择理论所驳斥。⁴但是，在此之前，英国自然神论作为一种神学流派，就已经受到了神学界内部的质疑和否定。

小 结

传统自然神学以“上帝存在”为隐含的前设，继而要在自然中看到上帝的作为。而英国自然神论背离了传统自然神学，抛弃了一切前设，反而要去证明上帝的存在，结果受到了怀疑论哲学家和视基督教为天启宗教的神学家的质疑。这种质疑是合理的，也在维多利亚时代就使英国自然神学不再受到广泛欢迎。这应对眼下仍然在制造争议的“智能设计论”信奉者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董江阳）

1 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7, p.454.

2 Ibid., pp.454-55.

3 John Henry Newman, *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John Henry Newman*, Eds. C. S. Dessain and T. Gorn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Vol. 21, p.97.

4 See Charles Darwin,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Edited and with appendix and notes by his grand-daughter Nora Barlow, London: Collins, 1958, p.87.